

郑老师的杏林春暖

郑嘉文

2021年11月15日，我的祖父郑玉麒在新昌去世，享年82岁。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昌郑氏中医的第四代传承人，祖父的一生，是在追寻中华传统医学，为世人解除病痛的道路摸索前行的一生。为了追思其平凡而又不普通的一生，特将生平事迹予以记录，以慰世人。

1940年，祖父出生于绍兴市新昌县原回山乡官塘村，属彩烟山腹地，位于绍兴、台州、金华三地交界处。他幼承庭训，随曾祖父学文习医。家乡特有玄武岩地质，适合中药材的生长，祖父小时候就随曾祖父上山采药，制成标本。18岁时，祖父考入杭州电子专科学校（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机制造专业。当时，乡贤潘国贤教授在杭城悬壶济世，祖父利用节假日随诊抄方，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中医古籍。潘老为祖父的诚心所动，言传身教，倾囊相授，这使得祖父在学医的道路上如鱼得水。后因祖父回乡支农，临别时，潘老送上一箱医药书籍、笔记十余册，为潘老平时日常总结，为祖父日后临床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回乡后，祖父筹建村卫生室，带中医学徒，上山采药。为了进深山采药，自带干粮，有时会在山上住上一周。为了补贴家用，他在学校任教，从教三十五年，曾担任校长及县人大代表，为解决校舍危房问题四处奔走，建成了绍兴地区首家希望小学——觉苑希望小学。55岁退休时，将一年退休金全部捐赠给学校补贴日常开支，至今家乡父老提到郑老师都会不由伸出大拇指。

55岁起，祖父一心专攻中医医学，悬壶乡里，创办了新昌县城南卫生院肝科。新昌县山多田少，历来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誉，药材丰富。他经常带着后辈上山采挖中草药，足迹遍布新昌的山山水水。祖父非常重视医学理论传承，强调熟读医学经典。他对《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著，不仅慢嚼细研，反复体味，而且每遇精处，即用珠笔批注，反复诵读。他认为“医书不厌千回诵，深语熟读理自通”。他收集古今名方，医家手稿，订阅中医类医学杂志，了解当今中医发展新趋势、新技术、新方法。1989年，电脑兴起，

大伯郑亚明正好在绍兴文理学院任教，在他的帮助下祖父开始学习电脑知识，以便查阅文献、归档整理、科学分析，用数据说话，促进中医科学性。在学习上的投入绝不吝啬，这是我对祖父一直以来的印象。

祖父临诊五十余年，擅用绍派伤寒开山鼻祖张景岳先生《岳岳全书》化肝煎加减治疗肝病，在当地留有相当的名声。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记得这个新昌回山的老中医，医术高明，擅长治疗肿瘤、肝胆病、不孕不育。说起不孕不育，父亲曾给我回忆：祖母婚后九载，一直不孕，祖父带着祖母赴省城，寻偏方，求名医，中西药物治疗效果甚微。但两人感情如初，祖父一边耐心安慰祖母，一边寻找经典古籍，一边上山采药，从《女科篇》中得知应用“葛根芍药八珍汤”可治疗，便自拟“郑氏种玉汤”治疗不孕，经过三个月的调理，终于修成正果，去医院检查终于怀孕了，曾祖父高兴地拿出了珍藏了十年的白酒请了全台门长辈喝酒，以示庆祝。父亲每每说起饶有兴致，言语中饱含着骄傲，也有对祖父那种钻研精神的钦佩，同时在家中给我们小辈立规矩，凡事要精心钻研，极致对待。

祖父对于中医的研究真正做到了传承和创新，根据他留下的病例和医治手记记载。祖父认为，肝病后的抑郁、情志内伤是其重要病因，气机瘀滞是肝病后抑郁的病机核心。明代医家张景岳提出，因病致郁、因郁致病，总机为气机郁滞。疾病与情绪相互影响。甚至恶性循环加重影响生活质量。就慢性肝病特点而言，发病率高，病程漫长，容易反复，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大，日久产生抑郁和情志焦虑情绪。

《素问·汤液醪醴论》曰：“精神不进，意志不治，故病不可愈。”祖父还罗列了实际医治的许多案例，这里我选择其一和大家分享：王某男性46岁。肝功能反复异常，诊断为慢性活动性肝炎应用恩替卡韦分散片、甘草酸苷片等治疗，病情反复不愈。彩超示其肝硬化、脾肿大、门静脉高压脾肋下2cm，遂来就诊。诊见肝区不适时有隐

痛。面色欠华，乏力纳差，易感冒大便偏软舌质淡、脉弦湿邪留恋，予化肝煎加味，青皮、陈皮各15克，山栀子、丹皮、土贝母各10克，泽泻、芍药、垂盆草、焦三仙各20克，藤梨根30克，服药2月余，检查肝功能正常，彩超检查肝光点增粗，诸证均除。肝弹性检查肝纤维化指标均正常，随访2年无反复。

祖父认为，慢性肝炎病程长，迁延不愈。病机错综复杂，多因感受湿邪，邪毒蕴结胶着侵犯身体所致，治疗上常规采用清热解毒、疏肝利湿、活血化瘀，难免有劫正之弊端，以致出现正虚邪恋之证。“正虚”乃肝之体阳不足，肝之有病最易传脾，脾气虚弱，生血无源，湿热邪毒稽留，相互影响，迁延日久，湿恋不去，久郁化热灼阴液，积血成瘀，湿热久积，酿成邪毒，导致瘀毒内结，久而久之导致。患者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腹胀等病症。西医的长期护肝、降酶、抗病毒治疗导致机体对病毒药物产生耐药。他认为慢性肝炎主要的治疗靠抗病毒及调节免疫，当慢性肝炎病毒清除，机体的免疫功能正常，肝功能也会恢复正常，不必追求单纯的降酶、护肝治疗。

这其实符合中医治病求本的治疗原则：不专主降酶而酶自降。化肝煎由陈皮、青皮、山栀子、丹参、泽泻、芍药、土贝母七味药组成，治疗怒气伤肝，因气逆动火，致烦热、胁痛、胀满、动血等症。本方最大的特点为善解肝气之郁，平气逆而散郁，火肝郁之证最为常见，而本方作用专一，运用得当，加减得法，疗效亦比较明显。化肝煎经多年临床证实，具有良好的抗纤维化作用，且价格低廉，副作用小。方中诸药疏肝理气、可促肝细胞再生，对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有较好的疗效。但目前缺少大量的临床病例和规范的临床试验数据证实，尚待进一步研究。

祖父一生为师又从医，有师德之高尚，也有医者之仁心，是我们晚辈的榜样，也是百姓心中的好人。希望这种传承中医文化的精神得到发扬，也在接下来的代代人努力中实现创新。

我的一天

黄炯力

朝霞初染时，窗外的梧桐树刚在晨光里舒展枝叶，急促的闹铃声便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我揉着惺忪睡眼坐起身，月金色的晨光正从窗帘缝隙里溜进来，在书桌上织出一缕温柔的光带——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研学日。

当太阳刚跃出地平线，我们已站在古色古香的农庄门口。老师给我们分组时，我被划入收割组，跟着几位皮肤黝黑的农人走向麦田。晨露未晞的田野里，金黄的麦穗在风中翻涌成浪，麦芒上跳跃的露珠折射出细碎的彩虹。站在田埂上的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麦浪”这个词的生动。学着老农人将镰刀斜切入麦秆时，虎口立刻被粗糙的刀柄磨得发烫。才弯腰割了七八簇，后腰就像压了块青石板般酸痛难当。偷眼望去，身旁戴

草帽的农人却像与土地长在一起似的，镰刀起落间金穗应声而倒，在身后整整齐齐码成垛。正当我盯着掌心泛红的水泡发怔时，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忽然覆上我的手背。

“手腕要像摇蒲扇那样使巧劲。”老农人陈伯伯的声音带着泥土般的温厚。他古铜色的脸庞上，汗珠顺着皱纹的沟壑蜿蜒而下，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跟着他示范的节奏，我渐渐找到韵律：左臂揽麦，右腕轻旋，伴着“嚓”的脆响，沉甸甸的麦穗便服帖地躺在臂弯里。当第十垄麦子在身后堆成小山时，陈伯伯用沾着麦香的手掌拍拍我肩膀：“城里娃能坚持到现在，不赖！”他眼角的笑纹里盛满赞许，比正午的阳光更灼热。

烈日当空时，我们在挂着红辣椒串的农家堂

屋里听讲座。投影仪的光束里飞舞着细小的尘埃，主持人讲述着“一粒米的前世今生”。原来超市里晶莹剔透的大米，要经历138天生长周期；那些带着虫眼的“丑蔬菜”，才是最天然的馈赠。我望着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记录，忽然想起清晨割麦时，有粒麦芒悄悄钻进衣领的刺痒。

暮色四合时返程，车载着满车厢倦意驶向城市。靠窗望着天际渐次亮起的灯火，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掌心的薄茧。衣襟上残留的麦香混着汗味，竟比任何香水都好闻。这一天，土地教会我的不止是收割的技巧，更是对“汗滴禾下土”的全新注解——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粥一饭里，原来藏着太阳的温度、雨露的滋养，还有无数双结满老茧的手。

诗歌二首

盛忠仁

班竹之歌

巍峨挺立的天姥山下有一条惆怅溪
川流不息的惆怅溪边有千米古驿道
卵石铺就的古驿道旁居住着数百人家
这就是千年古村班竹
啊——班竹古村
记载着唐元宋南来北往马轿的风尘
记载着明清客来客往人潮的繁华
一条古驿道贯穿着杭温线过去和未来
演绎着人们的辛酸的岁月的年华

挺立的天姥山脉是班竹人的脊梁
流淌的惆怅溪水是班竹人的血液
司马梅桥传诵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古典
章大宗祠印留状元及第归乡游村的足迹
黄炎培题写的承德堂匾额永远激励着读书人的梦想
后来的人们肯用功勤钻研的文儒
走出天姥山跨过惆怅溪
书写着自己的美梦
描绘着多彩的明天

啊——班竹古村
生我生你留恋的地方
啊——班竹古村
是我你传诵的地方
不管我你身居何方
还是过了千百年后
岂能丢弃和忘却吗
啊——
永远记住这个古村的芳名
心中铭刻着你——班竹

天姥吟

脚穿谢公屐
徒步青云梯
山顶金鸡啼
天姥插云里



(俞佳摄)



霞映塔山

(俞晓委摄)

天姥山

